

T2516/7928(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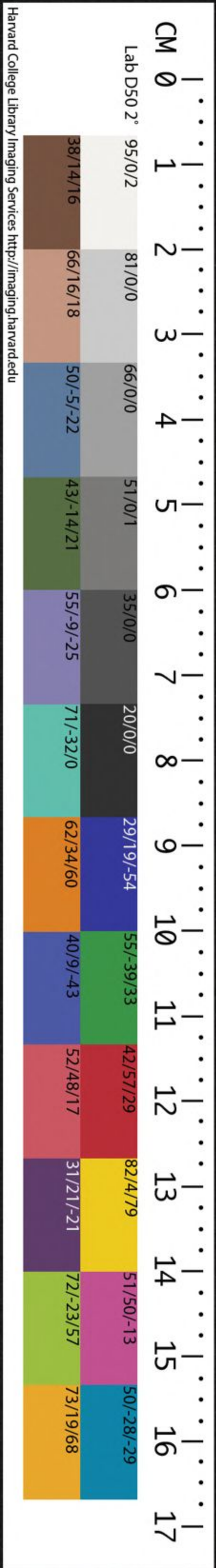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71

此
卷
四
五

卷之四十五



史緯卷一百五十

北齊書五

列傳

魏收

魏收字伯起，鉅鹿人。父子建，魏東益州刺史。正光五年，南北二秦人莫折念生、韓祖香等構逆，僉以州人勁勇，宜收其器械。子建以為城人數當行，陳多驍果，安之足以為用，急之腹背為憂，乃悉召城民曉示之，終獲保全。賊屯黑水，子建潛使掩襲，斬獲甚眾。詔子建兼尚書，為行臺。梁州刺史傅豎眼大行貨賄，以圖行臺，乃遣刺史唐永代子建。豎眼因為行臺子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建將還羣氏慕戀相率斷道主簿楊僧覆曉喻之諸氏忿曰
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斫之數創子建慰譬旬日方得前行吏
人贈遺一無所受東益氏蜀尋反唐永棄城走子建客沙門
曇璨鉅鹿耿顯皆沒於氏及知爲子建客垂泣追衣物送出
之其遺愛如此子建好奕棊及臨邊事凡五年未曾對局拜
齋尉卿莊帝殺余朱榮遇禍於河陰者其家率相賀子建謂
姨弟盧道虔曰朝廷誅翦權彊凶徒尚梗未聞不可謀異畧
恐不可濟相賀者無乃忽忽乎及余朱兆之逆如其所慮遷
左光祿大夫疾篤勅二子收祚曰氣絕之後斂以時服吾生
年契濶前後三娶合葬非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

不須祔合卒贈定州刺史謚曰文靜收年十五隨父赴邊好
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
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積年板床爲之銳
減而精力不輟除太學博士余朱榮於河陰害朝士收在圍
中以日暮獲免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試收作封禪書收下筆
便就文將千言帝曰雖陳思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典
起居注修國史兼中書侍郎黃門郎崔陵從神武入朝熏灼
於世收不詣門節閔帝殂令收爲詔陵言收曾泰時出入幃
幄今造詔優爲詞旨使義旗之士盡爲逆人收父年老合解
官歸侍南臺將劾之尚書辛雄言於中尉綦儁得解兼中書

舍人與溫子昇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鄭伯謂收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兔耳時孝武間隙已開收以父疾固辭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入洛以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君臣咸加敬異先是李諧盧元明通使才器爲鄰國所重梁主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喚取姦穢梁朝館司爲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使還僕射高隆之求貨於昕收不如志諷御史中尉高慎禁止昕收久之得釋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爲主簿以受旨乖忤被箠楚久不得志會子如奉使神武收假

其餘光子如因宴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以顏色乃轉府屬未見優禮收從叔季景有才學歷官在收前收常忽季景頓丘李庶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卿耶輸素愚癡收不遜多如此收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爲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記載非收不可文襄啓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魏帝宴百僚問何以名人日皆莫能知收曰晉議郎董勛稱俗云正月一日爲鷄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

示無外之意。收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爲體。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爲啓，呈上文襄。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爲崔光。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吾等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僕射頗曾餉，不因大笑。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日下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名當在卿手。加兼著作，即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驚蛺蝶。文襄遊東山宴集，曰：魏收恃才使氣，卿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惛已倒，惛從容曰：我山立不動，不似當塗，恐翩翩驚逝也。文襄大笑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惛曰：魏收在并作一詩。

雖多何爲

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此是何語？文襄喜曰：我亦聞此，衆人皆笑。收終身病之。侯景叛，文襄命收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靜帝季秋大射，令羣臣賦詩，收詩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諸人曰：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邢邵子昇時有所作，詞氣並不如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收皆已周悉，此亦難及。敕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琰、徐陵、侯景陷臺城，梁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喻之。合州既定，文襄謂收曰：今得合州，卿有力焉，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文襄殂，文宣如晉陽。

收與黃門郎崔季舒、吏部郎中尉瑾、掌機密、轉秘書監。時將受禪，楊愔奏收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封富平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羣臣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平原王高隆之總監署名而已。帝謂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魏初，鄧淵撰代記，後崔浩游雅、高允、劉昺等世修其業。浩為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撰孝文起居注，下詔：「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

昂之、尚書郎高孝幹，撰成魏書，辨定名稱，甄舉條目，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正月上，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成十志。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所引史官，恐其凌逼，唯取學流相依附者。延祐、元植，並非史才。刁柔、昂之，雖有儒業，不堪編輯。孝幹以左道求進，延祐諸人，祖宗姻戚，皆自褒錄。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收不能平，言何物小子，乃敢如是。魏收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收在神武時，得陽休之助，嘗謂休之曰：「無以報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為北平太守，以貪虛為中尉。李平所彈，載在魏

起居注收書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李平深相敬重余朱榮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余朱且納榮子金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相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收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族祖玄傳下頓丘李庶云本是梁國家人斐庶及太原王松年稱史書不直收不勝憤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為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立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為綽讚稱其道德帝曰

司空才士為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為人作文章道其好豈能皆實收無以對帝重收才不欲加罪斐庶松年被鞭配

本傳不曾死

甲坊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帝以羣口沸騰敕魏史且勿

施行令羣官博議其不實者陳牒衆口誼然號為穢史投牒者相次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政勢傾朝野收為二家作傳二人不欲言又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尚書陸操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魏史不刊之書但恨論諸家枝葉過為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畧盡是以具書其枝派八年除太子少傅監國史三臺成文宣曰臺成

須有賦。愔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以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邵。邵謂人曰。魏收惡人。不早言之。帝遊東山。敕收作詔。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嗟賞之。收娶其舅女。崔氏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及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爲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後病甚。恐身沒嫡。媵不平。乃殺二妾。及疾瘳。追憶。更作懷離賦。文宣每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此言非戲。若便實行。魏收既忝師傅。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

愔以白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侍從。皇太子納鄭良姊。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覆之。問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姊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妃。帝幸祖收宅。宴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謂收曰。卿還將來。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敕以爲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久而未就。比成。帝醉醒。不復問。愔不敢奏。事遂寢。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議吉凶禮。并掌詔誥。除侍中。遷太

常卿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禁中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收副王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孝昭令陽休之在晉陽。典詔誥。收留在鄴。晞爲之也。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珽爲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翥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恐魏公發。背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義以元司馬氏爲二王及曹氏備三恪。諸理學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元氏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爲直置秘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加開

府兼右僕射。時武成終日酣飲。專委侍中高元海。元海凡庸。以收才名。虛心倚仗。收不能匡救。帝於華林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像。收比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旣被出。子昇以罪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更相訾毀。收每陋邢邵。文邵云。河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丑翁竊收。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黃門郎顏之推以邵收語問僕射祖珽。珽曰。見邢魏之賊。否卽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非其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他人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已後。國家詔命。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

立成。或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也。坐以門客託陳使封孝琰同行。遇崑崙船至。得奇貨。裸然褥表。美玉盈尺。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起爲清都尹。遣黃門郎元文遙。敕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爲尹。非謂美授。當還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大夫。行齊州刺史。收以子侄少年。著枕中篇。以申戒厲。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回換。遂爲盧同立傳。崔綽返更附出。楊愔家傳。加有魏以來一門而已八字。先云弘農華陰人。改自云弘農。以配土。慧龍自云太原人。除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諸公以後主卽位有年。疑於赦。令收固執。宜

有恩澤。從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監五禮事。位特進。收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王。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許之。多引儒生。令執筆。馬敬德。熊安生。權會等實主之。武平三年卒。贈司空。謚文貞。弟子仁表。嗣收。碩學大才。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遊。每以言色相悅。至提獎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邢子才與收。並以文章顯。收少子才十歲。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子才每日伯起寮人之偉。後收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汝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收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鬪。

史綱 卷之一百五十一
帝寵狎之。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人收冢被發，棄其骨殖於外。

辛術

辛術字懷哲，狄道人。武定六年，除東南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男。與高岳破侯景，禽蕭淵明，遷東徐州刺史，爲淮南經畧使。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軍度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下邳人隨術北度者三千餘家。文宣敕術所統州郡有犯法者，刺史啓報，郡守以下先斷，後聞齊代行臺兼總民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犯法，術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資財賜術。術三辭不

許，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道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矣。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携安撫，前後欵附二十餘州，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告於太廟，此璽卽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時，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送於建康。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南兗州刺史郭元建，元建送於術。術以進焉。遷吏部尚書。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未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所弊者疎，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

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前後銓衡。最為折衷。文宣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諂譎。其所旌擢。皆致通顯。清儉寡欲。勤於所職。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勤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賁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名畫。二王法書。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饒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裴澤

裴澤聞喜人。孝昭初為齋帥。奏舍人。孝昭崩。魏收議為恭烈。

恭烈亦美
收未必

當此

澤正色曰。收死後。亦不肯謚恭烈。何容以擬大行。比皇太后不豫。先帝餐寢失常。聖躬貶損。今者易名。必須加孝。遂改為孝昭。因此出為廣州司馬。以誹毀大臣。趙彥深等兼詠石榴詩。託諷武成。決杖六十。髡頭除名。後主即位。為清河郡守。祖珽奏除尚書左丞。執政疾之。與崔季舒等同誅。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亦至。性強立。時人以為健婦。夫半。

元文遙

元文遙。魏昭成六世孫也。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大會賓客。時有人將何遜集入洛。邢邵試命文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

不知死後
何如

一覽便誦時年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邵
云此殆古來未有齊受禪授中書舍人楊愔每云堪解穰侯
印者必在斯人後忽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
後自幸獄執手愧謝親解所着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爲
祠部郎中孝昭攝政除大丞相府功曹參典機密及踐祚除
中書侍郎封永樂伯參軍國大事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彥趙
郡王劼同受顧託迎立成武轉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
賜姓高氏籍屬宗正遷尚書左僕射封寧都郡公文遙歷事
三主明達世務然揆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爲識者所
重齊因魏制宰縣多用廝濫士流恥居之文遙以縣令爲下

民之官遂請革選搜揚貴游子弟發勅用之恐其披訴召
神武門令趙郡王劼宣旨唱名厚加喻慰士人爲縣自此始
也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守道又不爲士
開亂政在於季孟之間性和厚與物無競初文遙遷鄴唯有
地十餘頃衣食所資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
遙卽與之及貴此人將家逃竄文遙厚加慰撫還以地與之
彼人不受遂讓爲閑田後主嗣位趙郡王劼謀出和士開文
遙參其議劼見殺文遙出爲西兗州刺史詣士開別士開曰
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彥深負朝廷旣言而悔執手慰勉
之慮文遙自疑用其子行恭爲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徵

過矣

入朝卒行恭少與盧思道交游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有師風思道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隋開皇中爲尚書郎

趙隱

趙隱字彥淡南陽人以字行年十歲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彥淡安閑樂道不雜交游爲雅論所歸服味爽輒自埽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爲常初供司馬子如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省舍衣帽穿弊子如給之後拜子如叅軍子如言於神武補大丞相叅軍事

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爲敏給神武曾與對坐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神武崩秘喪事文襄巡撫河南委彥淡後事臨發握手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及還發喪淡加褒美自披郡縣簿選封安國縣伯從征潁川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死守文襄令彥淡單身入城告喻卽日降之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悅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遷秘書監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遷尚書左僕射尚書令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爲祖珽所間出爲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爲司徒丁母憂七年卒彥淡歷事累朝常叅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于色未嘗以驕矜待物自皇建以還每

引見或升御榻嘗稱官號而不名此諸選舉皆以行業爲先
輕薄之徒弗齒也孝昭既執朝權羣臣密多勸進彥濛獨不
言孝昭謂王晞云若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濛有言
晞以告彥濛不獲已乃陳請彥濛三歲母傅氏便孀居家人
欲改適之傅氏自誓以死至五歲傅氏謂之曰家貧汝小何
以能濟彥濛泣曰天若哀矜見大當報恩傅氏對之流涕及
彥濛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入見母子相泣封宜陽國太妃
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濛一人子仲將沈敏有父風終日
儼然雖對妻子未常怠慢與弟書字畫楷正云草書不可不
解若施之於人似相輕易隋開皇中爲安州刺史弟叔堅人

才卑劣彥濛諷朝廷以爲中書侍郎時馮子琮子慈明祖誕
子君信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

崔季舒

崔季舒挺族孫也少孤性明敏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爲州主
簿趙郡公瑗器重之言於神武補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中
兵叅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拜中書侍郎文襄
爲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季舒善音樂故內伎亦隸
焉內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靜帝報答霸朝恒與季舒論之
云崔中書是我妳母轉給事黃門侍郎雖迹在魏朝而歸心
霸府密謀大計皆得與聞賓客輻奏傾心接禮甚得名譽勢

妳母養子
不得到老

傾崔暹暹嘗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時勳貴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所爲甚怨嫉之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行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愛聲色欲恣其樂遂不請行司馬子如緣宿憾列其過狀由是季舒暹各杖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遷侍中兼尚書左僕射大被恩遇文宣崩楊愔出爲齊州刺史遷侍中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季舒素好圖籍暮年轉精勤推薦人士獎進文學翕然稱美祖珽奏季舒總監內作珽被出韓鳳以爲珽黨欲出之屬車駕欲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虎議以爲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

稟節度兼道路小人咸云大駕向并州避南寇恐動人情遂與從駕官連名進諫貴臣趙彥深唐邕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鳳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向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後主召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虎劉逖封孝琰崔澤郭遵爲首並斬之殿前鳳令棄其屍於漳水家屬男子徙北邊妻女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沒入家產周武滅齊優詔贈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季舒贈大將軍定州刺史

祖珽

祖珽字孝徵瑩之子也文宣爲并州刺史署珽倉曹參軍神

竟哉慘哉

武有封于墓之

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倉曹雖云州局乃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珽解彈琵琶能為新曲招城市以年歌舞為娛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等為聲色之游諸人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孔雀羅百餘疋令諸姬擲樗蒲賭之以為戲樂叅軍元景獻妻司馬慶雲女魏孝靜博陵公主所生珽忽迎赴席與諸人遞寢其豪縱淫逸如此嘗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珽藏銅疊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於珽懷中得之所乘老馬常稱騮駒與寡婦王氏姦通裴讓之於眾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騮駒外婦耳順尚稱娘子時諠傳之轉神武

又襄祖珽
與可晒

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叵羅婁后令飲酒者脫帽於珽髻上得之神武不罪也遷秘書丞州客請賣華林遍畧文襄集書人一日夜寫畢退其本日不須也珽私以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與倉督成祖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珽代叅軍趙彥深宣教給之典籤高景畧密以問彥深彥深言無此事推檢引伏神武大怒鞭珽二百配甲坊加鉗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曰昔苾山寺碑文人稱絕妙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元康薦珽才學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文甚工麗神武特恕不問文襄遇害元康創重倩珽作書屬家事云祖喜處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不通此書喚祖喜

私問得金二十五挺與祖喜二挺餘盡自入又盜元康書數千卷祖喜懷恨以告元康叔謹謹以語楊愔愔頰眉曰恐無益亾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除秘書丞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并盜通畧一部事發文宣使平陽公淹錄珽付禁淹遣叅軍孫子寬喚珽珽自知有犯遂逃黃門郎高德政曰但宣珽向秘書稱奉并州教須五經三部仰丞檢校遣送如此則珽意安待還然後掩取之珽果還宅掩縛送廷尉據法處絞文宣特寬其罰免死除名天保元年被召從駕珽天性聰明文章之外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帝雖嫌之而愛其才技令直中書省掌詔誥兼尚藥典御復坐

割藏胡桃油免官文宣每呼爲賊文宣崩珽以胡桃油進武成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嘗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卽位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爲安德太守遷太常少卿散騎常侍掌詔誥武成於天保中頻被責心常銜之珽希旨請追尊太祖爲高祖神武皇帝改文宣爲威宗景烈皇帝武成從之時皇后愛東平王儼願以爲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珽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

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望宰相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女許嫁逖弟俊乃疏尚書令趙彥深左僕射元文遙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毀之陛下今問臣臣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

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內外交通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憤怒陛下不以為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汝乃誹謗我珽曰臣不敢謗陛下取人女子帝曰我以其饑餓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入後宮乎帝大怒以刀環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珽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遂獲少寬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可如何帝怒曰以我爲項羽耶珽曰項羽布衣而成霸業陛下資藉父兄乃得至此臣以爲項羽未可輕也臣何止比范增縱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自傳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

宸父子俱保休祚。張良何足比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徙於光州。刺史李相勲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言珽流囚。常與刺史對坐。敕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爲浚坑。桎梏之。置諸內。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以蕪菁子燭薰眼。因失明。劉逖遂使弟離婚。武成崩。後主憶之。除海州刺史。時陸令萱干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遺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爲謀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于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實由祖。

珽。珽有大功。宜重報之。珽行雖薄。奇畧出人。緩急可馮。仗且已。雙盲必無反意。帝從之。人爲秘書監。和士開死後。珽說陸媼出彥深。以珽爲侍中。通密啓。請誅瑯琊王。漸被任遇。太后被幽。珽欲以陸媼爲太后。撰魏帝常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大姬亦稱珽爲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鄰居。大事修築。陸媼自往。彙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罵云。多事乞索小人。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常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國家事。珽

英罪固多
莫大於殺
斛律光

聞之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
長安令其妻兄趙道蓄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謠云高山
崩、斨樹舉、盲老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言、老公是臣
與國同憂戚、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令高元海、段士
良密議之、衆人未從、珽令光府參軍封士讓告光反、遂滅其
族、珽托陸媪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覆奏取侍中斛律孝卿
署名、孝卿謂高元海曰、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
軍、具陳珽不合之狀、并言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珽求面見
自分疏云、與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譖臣、帝不能諱曰、然、珽列
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畧等

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畧南營州
參軍、陸媪唱和之、出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掌機衡、總知
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列顯位、後主令中要扶侍出入、著
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
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爲相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
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奏罷京畿
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從舊官名、
文章服衾、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羣小推誠、廷士爲致治
之方、陸媪、穆提婆、議頗同異、珽諷御史中丞麗伯律、劾主書
王子冲、納賄事、連提婆、使贓罪相及、因此并中陸媪、猶恐後

史紀 卷之一百五十一
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以為御史中丞。陸媪忿恨，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君璧還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不問。珽日以疎，諸宦者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太姬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珽善人多才博學，故舉之。比來看之，極是罪惡人，實難知。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勅受賜十餘事。以前與重誓不殺，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分疏，韓鳳積嫌，珽遣人推出相閣，珽坐不肯行，鳳令軍士曳出之，立珽于朝堂，大加誚責，解其封爵。至州，會有陳寇，珽不閉城門，守陴者

珽之奸險
得保首領
可為幸矣
然其才實
不易得

皆令靜坐，街巷禁斷人行，鷄犬不許鳴吠，賊莫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夜，忽鼓噪誼天，賊大驚走散，復結陳向城。珽令叅軍王君植率兵，珽乘馬臨戰，賊聞其盲，謂不能拒戰，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驚怪而退。提婆憾之不已，欲令陷賊，不遣救援。珽且守且戰，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珽從弟茂，以經學為本縣所薦，除給事，辭疾不至。珽受任寄，屢呼茂，茂不獲已，暫來視之。珽欲為奏官，茂遂逃去。此人高珽萬倍

馮子琮

馮子琮，弘之後也。性識聰敏，皇建初，為尚書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闔對，無有遺失。子琮妻，胡皇

後妹也。故與胡長粲輔導太子。武成在晉陽，既居舊殿，後主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及成，帝怪其不宏麗。子琮曰：「至尊幼年，纂承大業，欲令敦行節儉，以示萬邦，兼北連天關，不宜崇峻。」帝稱善。武成崩，和士開秘喪三日。子琮問其故，士開言：「神武文襄初崩，並秘喪不舉。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欲追集然後詳議。」時趙郡王叡預幃幄之謀。子琮知士開忌叡，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子琮曰：「今上是先皇傳位，羣臣富貴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朝貴一無改易，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於是乃發喪。元文遙以子琮太

後妹夫，恐其獎成太后干政，說趙王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封寧都伯。太后爲齊安王納子琮女爲妃。子琮請假赴鄴，遂授侍中、吏部尚書。其妻恃親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又廣拓傍鄰，增修宅宇，以夜繼晝，未嘗休息。詔子琮與周將韋孝寬要結龍門五城，因此內附。封昌黎公，遷尚書右僕射。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託，卑詞曲躬，事事諮稟。士開弟士休與盧氏成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府寮不異。時內外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帶選曹，頗生間隙。陸令萱勢震天下，太后與之結爲姊妹，而和士開有寵於太后。子琮

欲殺令萱及士開因廢帝而立瑯琊王儼以謀告儼儼許之
乃矯詔殺士開及儼見執言于琮教已太后怒使執子琮遣
右衛大將軍侯呂芬以弓絃絞殺之以庫車載屍歸其家諸
子方握槊聞庫車來以爲賜物大喜開視乃哭子琮擢引非
類以爲浚交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頓
丘李克范陽盧思道隴西李胤伯李子希滎陽鄭庭堅並其
女偕皆致超遷

赫連子悅

赫連子悅勃勃之後也除林慮太守世宗往晉陽由郡境問
所不便悅云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叠車步艱難

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幹
子悅云臣言民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世宗善之敕依
事施行遷鄭州刺史時新經大水民多逃散子悅親加撫恤
戶口更增治爲天下之最除都官尚書州民馬子韶等八百
餘人請立碑頌德詔許焉

唐邕

唐邕字道和晉陽人初直神武外兵曹天保初爲給事中兼
中書舍人封廣漢男文宣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承
受敏速自軍吏以上勞效由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占對如
響或御前簡閱邕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嘗謬誤七年

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諸軍節度，仍監宴射之禮。上親執其手，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上。啓太后云：「唐邕強幹一人，當千，仍賜錢帛。」邕強濟明辯，善揣上意，委任彌重。帝嘗對邕白太后云：「邕手作書，口處分耳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度賜物，嘗解所服青鼠裘賜邕。云：「朕意在與卿同弊。」兼黃門侍郎。文宣常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後謂邕云：「高德政妄說卿短，而薦主書郭敬，朕已殺之。卿劬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勅楊愔求堪代卿者。」愔云：「比遍訪文武，如卿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文宣每責侍臣云：「觀此等舉措，不中與唐。」

邕作奴。太寧元年，除大司農卿。武成幸晉陽，因醉責都督范洪，將殺之。邕諫曰：「若非因酒行戮，人無所怨。假實有罪，因酒殺人，恐招橫議。」洪遂得免。邕奏河陽晉州與周連境，請徙懷州義寧等六州軍人并家，立軍府安置，以備機急之用。帝從之。出爲趙州刺史，侍中護軍如故。帝曰：「未有帶侍中護軍臨州者，以卿舊勳，故有此授。」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卽召卿遷尚書右僕射，轉尚書令，封晉昌王。高思好構逆，令邕赴晉陽監勒諸軍事。平錄尚書事。周師攻洛陽，右丞相高阿那肱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那肱譖之，由是被疎。七年，車駕幸晉陽，勅斛律孝卿總騎兵事。孝卿多自決，不相諮稟。邕以歷

典樞要一旦爲孝卿所輕，鬱快形於辭色。帝平陽敗後，狼狽歸鄴，邕懼那肱譖，愬恨孝卿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多婁敬顯等立安德王爲帝，尋降周，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封安福公。遷鳳州刺史。隋開皇初卒。在齊一代，典執兵機，凡九州軍士強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與度支尚書元修憂國如家，恤民之勞，兼濟時事，詢謀宰相，朝夕孜孜，迴換取舍，大有裨益。旣被任遇，意氣漸高，未經府寺陳訴，越覽辭牒，及他條數甚多，爲憲臺彈劾，並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叅軍平濤爲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三十。齊

時宰相未有撾撻朝士者，大駭物聽。齊因神武作相，丞相府外兵、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主之，謂之外兵省、騎兵省。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爲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

白建，太原人，爲大丞相府騎兵曹。河清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賊退，勅建送馬定州，付人養飼。建以爲馬久不得食，遠送恐多死傷，違勅以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戎馬無損。建有功焉。武平末，歷位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高昌郡

公建無他才伎，勤於在公，以溫柔自處，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卒贈司空。

綦連猛

綦連猛，代人也。其先姬姓，避亂出塞，保祁連山，因以山為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氏。余朱榮召為親信，及余朱兆敗，余朱京纏欲投高祖，謂猛曰：「王以爾父兄皆在山東，每懷猜疑，今夜欲殺爾，可速走。」猛以素蒙兆恩，不從。京纏曰：「我今亦欲去，爾可從我。」猛又不從。京纏舉稍曰：「爾不從我，必刺爾。」猛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背京纏復歸。余朱兆及兆敗，乃歸高祖。高祖曰：「余朱京纏將爾投我，爾中路背去，何也？」猛言事人之理。

不可貳心。高祖曰：「服事人須如此。」遂補都督，封廣興侯。梁使來聘，求角武藝，世宗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梁人引強弓兩張，力皆三石，猛併取四張，疊而挽之。梁人差服。天統五年，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趙彥深以猛言議時有可采，引知機事。祖珽既出彥深，以猛為彥深黨，與除光州刺史。齊人入周卒，猛與尉興慶給事神武左右。神武使相者視之，曰：「猛大貴。」興慶無官，苾山之役，興慶救神武，為周軍所殺。神武嘆曰：「富貴定在天也。」而猛竟貴。興慶每入陣，常自署名於背。神武使求其尸於死處，立浮圖。世謂高王浮圖，贈涇州刺史。

元景安

元景安，魏昭成五世孫也。襲爵代郡公。隨武帝入關。天平末，周齊交戰，景安臨陣東歸。高祖嘉之，補都督。天保初，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疎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安從兄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以景皓言白顯祖，并告從弟豫與景皓相應。和豫占供也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兄莫妄言。』及問景皓，與豫所列同。豫獲免，詔誅景皓。自外間語者數人，皆流配遠方。景安賜姓高氏，餘從本姓。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詔景安與諸軍緣塞防守，諸將頗賄賂，顯祖遣使推檢，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

嘉嘆，勅有司以所獲贓絹五百疋賜之，以彰清節。兼侍中。肅宗與羣臣於西園讌射，文武預者二百餘人，設侯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良馬、金玉、錦綵。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景安最後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隨整儀容，操弓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美之，特賚馬二匹、玉帛加等。天統初，除豫州道行臺僕射、豫州刺史，進尚書令，封歷陽王。招慰生蠻，輸租賦者數萬戶入周，以大將軍討稽胡，戰沒。

傅伏

傅伏，太安人，爲大都督。周武攻河陰，伏自永橋夜渡，入守中潭城，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除東雍州刺史。周尅晉

州執行臺尉相貴命招伏，伏不從。既克并州，遣韋孝寬與伏于世寬來招，伏許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以金馬璫、二酒鍾爲信。伏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讐疾，願卽斬之，以號令天下。」周武入鄴，遣高阿那肱召之。伏聞後主被獲，仰天大哭，率衆人於廳事前北面哀號。久之，然後降。周武謂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曰：「臣三世食齊祿，革命不能死，無顏見天地。周武親執其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人引之同食。』授上儀同。曰：『若卽與高官，恐歸投者心動無慮。』不富貴，問前守河陰得何官職？」伏曰：「蒙授特進。」周武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決意取河陰，正爲傳伏能。」

守不可動，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卮，以爲岷州刺史。尋卒，時儀同叱于苟生鎮南苑州。周武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又宦者田敬宣，蠻人也，好讀書，頗之推，甚加開獎，爲侍中。後主奔青州，遣其西出，叅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周拷掠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又有開府紇奚永安，後主失并州，使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畧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旣敗，永安豈惜殘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贈馬七十四匹而歸。

高保寧

高保寧，代人也。武平末，爲營州刺史，鎮黃龍。周武平齊，遣使招慰，不受。敕書范陽王紹信在突厥中，保寧上表勸進。范陽王署保寧爲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起兵，保寧引紹信集夷夏兵數萬騎來救之。至潞河，周將宇文神舉已屠范陽。保寧還據黃龍，竟不臣周。

陽斐

陽斐，字叔鸞，漁陽人。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舊故，欲請斐詣宅，三致書，斐不答。梁人曰：侃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

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梁武親謂斐曰：侃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除廷尉少卿、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卽壑，以爲公家苑囿。斐以國步始康，人勞未息，宜輕徭薄賦，勤恤人隱，不從。大保中，除都水使者，詔斐監築長城，卒。贈中書監。

盧潛

盧潛，范陽人。文襄引爲大將軍，西閭祭酒。天保中，除揚州刺史。在淮南十三年，爲陳人所憚。陳主與邊將書曰：盧潛在壽陽，聞其何當遠北。此人不死，方爲國患。宜浚備之。武平中，徵稅煩雜，高元海執政，漁獵人家，百姓嗟怨。潛隨事撫慰，因得

寧靖徵爲五兵尚書揚州吏人以潛篤信釋氏大設僧會香
花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未幾復爲揚州
道行臺尚書陳將吳明徹來寇圍壽陽詔王長春爲都督南
討長春多給兵士糧便鳴角欲引而賤糴其米及頓兵更貴
糴城陷潛及巴陵王王琳等督將五十八軍士一萬皆沒焉
陳人殺王琳餘皆囚於東冶陳主欲知齊之虛實乃出潛問
之潛曰潛本屬幽州於河北最小口有五十萬陷陳者唯潛
酈伯偉二人耳李駒駱將逃歸要潛潛曰我如此頭面何可
誑人吾少時相者云沒在吳地死生已定卿其行也因寄書
與弟士遠言吾夢汝以某日得患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旣而

歎曰壽陽陷吾不難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在
苒偷生今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絕其家購屍歸葬贈尚書左
僕射潛爲行臺慕容恃德所重恃德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
與我如昆弟我死持上駢馬與之其子以他馬往恃德柩出
門停不動巫祝爲恃德聲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駢馬
其子遽奉命柩乃行潛以馬價爲營福事

盧叔虎

盧叔虎范陽人爲賀拔勝長史勝奔梁叔虎歸涿築室臨陂
優游自適世宗降辟書辭疾不至天保初復徵不得已布裘
乘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爲司徒諮議稱疾不受肅宗卽

此策真可
以制西魏

位召爲太子中庶子。問以世事。叔虎勸討關西。畫地陳兵。勢
曰。夫人衆敵者。當任智謀。倍者。當任勢力。故強所以制弱。富
所以兼貧。今大齊之比關西。強弱不同。貧富有異。而戎馬不
息。未能吞併。此失於不用強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
騎之法。非深謀遠算。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
州相對。浚溝高壘。運糧積甲。築城戍以屬之。彼若閉關不出。
則取其黃河以東。長安窮蹙。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萬以
上。不爲我敵。所供糧食。皆出關內。我兵士相代。年別一番。穀
食豐饒。運送不絕。彼來求戰。我不應之。彼若退軍。卽乘其弊。
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爲艱難。與我相持。農作

具廢。不過五年。彼自破矣。帝深納之。叔虎願自居平陽。成此
謀畧。上令元文遙與叔虎參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
遂寢。世祖踐祚。拜合州刺史。遷太子詹事。叔虎在鄉時。有粟
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
校。歲歲常得倍餘。旣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子多。遂營一大屋。
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
云。難爲子費。叔虎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餐。葵菜木椀。盛之。
片脯而已。僕從亦設食。一與此同。齊滅。歸范陽。遭城陷。以寒
餒致斃。周將宇文神舉以其名德。收而葬之。

陽休之

陽休之字子烈固之子也好學愛文藻時人爲之語曰能詩能詩陽休之爲州主簿杜洛周陷薊城休之與宗人奔青州葛榮寇亂河北流人多奏青州休之知有變請族叔伯彥等曰主客異勢競相凌侮禍難將作宜潛歸京師避之不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伯彥等爲土人所殺文襄以爲郎中神武幸汾陽天池於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密問休之曰此何義也對曰六者大王字河洛伊爲三川此大王受命之符於天池得之可謂天意神武曰世人無事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元象初封新泰伯除中書侍郎有士人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

屬書請屬
之書也

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左丞盧斐遂啓神武禁止會赦左遷驍騎將軍文宣郊天休之衣兩襦甲手持白棓魏收爲中書令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爲常伯首載蟬冕今處驍游身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夷曠除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爲太守立制監臨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食有者卽數錢酬之休以爲非及至郡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爲其失體今日行之者欲自避嫌豈其夙心直處世難爾在郡三年再致甘露之瑞文宣崩徵休之及魏收至晉陽經紀喪禮旣至言及喪事收掩泪失聲休之頰眉而已他日楊愔曰昨魏少傅悲

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知遇甚濶。鄙夫以眾人見待，佞哀詐泣，實非本懷。除吏部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才地俱允，性簡率，不樂煩職。典選既久，非其所好，謂之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真是樊籠矣。武平六年，除尚書左僕射，初文襄時尚書僕射崔暹任事，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子達，年十餘，能作詩，時梁使在館，暹持達，拏數首詩，示諸朝士，欲示梁客，休之言：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以示遠人。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領中書監，謂人云：我已三爲中書監，用此何爲。隆化還鄴，舉朝多遷授，封休之燕郡王，謂所

親曰：我非蠻奴，何意忽有此授，爲識者所譏。周武平齊，封臨澤男，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卒，弟俊之，尚書郎，作六言歌辭，淫蕩而俗，時相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而賣之，俊之過市，見其字誤，取而改之，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敢輕議論，俊之大喜，待詔文林館，自言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

袁聿脩

袁聿脩，字叔德，颺之子也。天統中，除信州刺史，卽其本鄉也。爲政清靖，不言而治，長吏以下，爰逮鰥寡，皆得其歡心。御史過諸州，悉有舉劾，惟不到信州。及還京州，民鄭播宗等七百

餘人請爲立碑，斂縑布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爲文以紀功德，敕許之。除都官尚書爲臺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饋。尚書邢邵與聿脩舊款，常呼聿脩爲清郎。大寧初，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歷兗州。時邵爲兗州刺史，別後致書并送縑素，聿脩不受。與邵書云：「今日相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後責。」邵報書云：「縑素之贈，率爾不思，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復作清卿矣，兼吏部尚書，時政塞道，喪違忤要，勢禍不旋踵，聿脩雖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齊人入周，授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隋開皇初，除都官尚書，出爲熊州刺史卒。」

李幼廉

李幼廉，高邑人。少而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有所求，請嘗以金寶，以之，不取，強付之，輒擲於地。以幼而廉，故名曰幼廉。聰敏好學，爲世宗長史。世宗薦之，遷瀛州長史。高祖經冀州，總河北六州文籍，商榷戶口，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景取備，事緒非一。幼廉應機立成，恆先期會。爲諸州准的，神武責衆人曰：「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不高祖還，并以告世宗。」世宗喜曰：「吾知人矣。」世宗嗣事，謂杜弼曰：「并州王者之基，須好長史。」時舉者多不允，世宗乃曰：「我語君好長史。」李幼廉卽其人也。遂命爲并州長史，常在世宗第內，與辛

術六人號爲館客天保初除太原郡守顯祖嘗召見語及政刑寬猛帝意浚文峻法幼廉以爲非帝不悅除濟陰郡守遷大司農卿後主時和士開權重百寮盡傾幼廉高揖而已出爲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恃富暴橫前刺史不能禁幼廉收繫之乾密疏奉黃金百挺妓二十人幼廉不受遂殺之代還祖珽執政求紫石英於幼廉以其南青州所出幼廉辭無有固請乃市二兩與之珽不能平或以告之幼廉曰李幼廉結髮從宦誓不曲意求人假欲挫頓不過遣向并州耳時已授都官尚書幼廉表辭遂發敕遣之齊末官三品悉加儀同幼廉獨不悉此例語人曰我不作儀同更覺爲榮卒贈吏部尚

書

許惇

許惇新城人爲司徒主簿明斷敏速時人號爲入鐵主簿遷陽平太守時遷都於鄴陽平爲畿郡軍國責辨勳貴屬請惇御之以道政爲天下第一詔圖形於闕頒示天下遷殿中尚書惇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鬚公文宣嘗因酒酣捉惇鬚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因不復敢長又號齊鬚公歷尚書右僕射特進封萬年子惇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比肩同列諸人說經史咏吟詩賦更相嘲戲欣笑滿堂惇不好劇談又無學術或杜口而坐或隱几而睡不

爲勝流所重致仕卒

文學政事各有其長亦不妨

源彪

源彪字文宗樂都人爲涇州刺史以恩信待物爲鄰境所欽服前被抄掠者多放還李貞聘陳陳主云齊朝還遣源涇州來瓜步真可謂通和矣陳將吳明徹寇淮南歷陽瓜步相尋失守趙彥深於起居省密訪彪計捍之計彪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以下復不可與吳楚爭鋒命將出軍反爲彼餌尉破胡進旣未得退又不能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視失淮南同于蒿矢如彪計者宜專委王琳招募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且琳於曇顛不肯北面事之明矣若

不推赤心於琳別遣餘人掣肘事彌不可爲彥深歎曰此實良圖但口舌爭來已十餘日終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及齊平與陽休之等十八人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拜莒州刺史卒

祖免其罪，置之賓館，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並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云：亡復徵中山張雕、虎石曜、渤海李鉉、刁柔等，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李世，唯濟南之在儲宮，頗自砥礪，自餘多驕恣，傲狠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雕朽，迄用無成。夫帝子王孫，稟性驕逸，况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有聲色之娛，外多大馬之好，安能人則篤行，出則親賢，徒有師傅之資，終無琢磨之實。下之從化，如風靡草。是以世胄之門，罕聞強學。若使貴遊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

加以括羽，黼黻皇猷，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欲求官正國治，其可得乎。胄子以通經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遊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諸郡立學，置博士助教，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富豪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多被州郡驅使，遊惰亦不檢治。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學生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尤異者，抽擢之。今取其通顯者，列于儒林云。

李鉉，字寶鼎，渤海人。家貧苦，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以鄉里

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侶，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諸經義疏，用心精苦，曾三冬不就枕。每至睡時，假寐而已。至二十七，歸養二親，教授鄉里，生徒數百。燕趙間言經者，多出其門。以鄉里寡文籍，來遊京師，讀所未見書。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李同軌卒後，高祖令世宗妙簡碩學以教諸子。世宗薦之，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乖謬，喟然有刊正之意。於教授之暇，遂覽說文倉雅，刪正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辨。天保初，詔鉉與殷

中尚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廢帝在東宮，顯祖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遣王人將送，儒者榮之。

馮偉，字偉節，中山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見者肅然敬憚，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使星馳報之。縣令爲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畱之賓館，甚見禮重。將舉充秀才，固辭。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親至其

門歲時置羊酒，辭不納，門徒束修一毫不受，耕而飯，蠶而衣，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河甚可哂

邢峙，字士峻，河間人。天保初，舉孝廉，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方正純厚，有儒者之風。厨宰進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祖聞而嘉之，賜被褥，縑纈，拜國子博士。除清河太守，有惠政，謝病歸。劉書，字孔昭，阜城人，舉秀才不第，乃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名六合，自謂絕倫，以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甚於六合，四體又甚於文，書不服，以示邢邵。」邵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馳，伏而無嫉，媚書容止，舒緩舉。」

此語有

動不倫，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冀州刺史李與欲以書應詔，先告之，書曰：「公自爲國舉才，何勞相語？」河南王孝瑜聞書名，每見輒促席對飲，後遇有密親至，使且在齋坐，晝徑去，追謝要之，終不返。孝昭卽位，好直言，書聞之，喜曰：「董仲舒可以出矣。」步詣晉陽，上書言雖切直而非世要，不見收，乃編錄所上之書爲帝道篇，書常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補交州典俊，令俄卒，死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似書，云：「我被用爲吏，令得假，暫來辭別。」書有石匏子新論，余錄之于鈔，然佳。馬敬德，河間人，詣州求舉秀才，秀才例取文士，州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畧，乃策問之所答五條，皆有文理。

不得於生
而得於死

舉送之。至京，得中第，請試經業，問十條，竝通。擢國子助教。遷博士。世祖爲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爲侍講。後主旣不好學，敬德侍講甚疎。武平初，以師傅之恩，拜國子祭酒。卒，贈開府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彥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無封爵？於是封敬德廣漢王子元熙，襲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友，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有文學，可令教兒。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之。元熙性和厚，甚有名譽。皇太子親敬之。隋開皇中，爲秦王文學卒。張景仁，濟北人，幼孤貧，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生。世宗引爲賓客，敕授太原王紹德書。除參軍。後主在東宮，世

祖選善書人，性行淳謹者，令侍書。景仁小心恭慎，後主愛之，呼爲博士。後主登祚，除通直散騎常侍，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欲通婚朝士，爲其兄子取景仁息子瑜之子，表裏相援，恩遇日隆。景仁多病，遣徐之範治療，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敕有司恒就宅送御食，車駕行幸，在道宿處，每送步障爲遮風寒。進開府儀同三司，文林館立，中人鄧長顒希旨，奏令總判館事。除侍中，封建安王，中書監，卒。贈齊濟等五州刺史。景仁出微寒，本無識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妻姓奇，莫知氏族所出，音容庸鄙，旣爲王妃，與公主郡君同入朝謁，見者爲之慙悚。子瑜更無餘伎，以洪珍故，擢給事黃門侍

郎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冗，高門廣宇，當衢向術，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遊，自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權會字正理，河間人，郡貢孝廉，策居上第，除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爲館客，甚敬重之。暹欲薦會爲諸王師，會不慕榮勢，固辭徵修國史，性懦弱，似不能言，臨機荅難，酬報如嚮。貴遊子弟慕其德義，或就其宅，或宿鄰家，晝夜承閒，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解玄象，至於私室，都不言及。學徒有請問者，輒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竝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亦不以此術教其子，曾令家人遠行，久而

不及，及還，垂將至，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講說，忽有旋風吹雪入戶，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使人詣某處追尋，果如其語。每占筮大小，必中，但用爻辭象象以辯吉凶，占卜之屬，都不經目。會本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乘驢上下，助教職事多非，晚不歸，曾獨夜騎驢出東門，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回動輕漂，有異。恒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怪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未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墮驢迷悶，至明始覺墮驢之處，去家數里。武平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口不能言，遂卒。年七十六。會生平畏馬，果以此終。

張雕虎北平人，以明經召入霸府，高祖令與諸子講讀，世祖

卽位除通直散騎侍郎入授經書加國子祭酒胡人何洪珍與張景仁爲婚媾雕虎與景仁同宗自託於洪珍公私之事雕虎常爲指南穆提婆韓鳳與洪珍同侍幃幄知雕虎爲洪珍謀主甚惡之雕虎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勵匪躬之節論議無所迴避數譏切寵要獻替帷扆上頗委以朝政雕虎以澄清爲己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雕虎不如邕若致君堯舜則邕不如我鳳等陰圖之會雕虎崔季舒等諫帝幸晉陽鳳因譖之臨誅帝令段孝言詰之雕虎曰臣起自諸生光寵隆洽今者之諫臣實首謀無所逃死願陛下珍愛金玉開發

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論說治道令聽覽之間無所擁蔽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歔歔流涕俯而就戮左右莫不憐之子德冲爲中書舍人其父之戮德冲在殿庭執事殞絕於地久之乃蘇與諸弟徙北邊

石曜中山人爲黎陽郡守居官清儉兗州刺史斛律武都皇后之兄也性貪暴所過郡縣斂絹數千疋以遺之至黎陽令左右諷曜曜手持一縑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以外須出於民一毫不敢輒犯武都知曜純儒清素笑而不責終譙州刺史

文苑

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逃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樂，騰實飛聲，若言之不文，行之豈能遠也？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顏回則庶幾將聖，屈宋所以後塵，卿雲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子，波駭雲屬，振鶴鷺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謂得玄珠於赤水，策奔電於崑丘，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然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其有帝賚懸解，天縱多能，摛黼黻於生知，問珪璋於先覺，譬卿雲之自成五色，簫儀鳳之冥會八音，斯固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能致也。

縱其情思底滯，關鍵不通，但伏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騫勝流，周旋益友，彊學廣其聞見，專心屏於涉求，畫績飾以丹青，雕琢成其器用，是以學而知之，猶足賢乎己也。謂石爲虎射之，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牛，砉然游刃，習之久也。自非渾沌無可鑿之姿，窮奇懷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習而不成功者乎？齊自霸圖，云啓廣延，髦儁開四門以納之，舉八紘以掩之。鄴京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邢子明，鉅鹿魏伯起，魏季明，范陽盧元明，祖孝徵，清河崔長孺，樂安孫彥舉，中山杜輔奇，北平陽子烈，竝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天保中，李愔，陸邛，崔贍，陸元規，竝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

史綱 卷一百五十一
八
遜、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間，杜臺、卿、劉逖、魏騫亦參知詔敕。自李愔以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爲中書侍郎，諸軍國文書及大詔誥俱德林之筆。道衡諸人皆不預也。後主雖溺於羣小，然頗好詩賦，因畫屏風敕通直郎蕭放及王孝式錄古名賢烈士及近代輕艷諸詩以充圖畫。帝愛之，復追齊州參軍蕭愨、趙州參軍顏之推同入撰次，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之推欲更廣其事，祖珽輔政愛重之，推託鄧長顓說後主屬意斯文，珽奏立文林館，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珽又

奏，換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雕、虎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珽奏通直散騎侍郎韋道孫、陸乂等入館撰書，并敕放、愨之推等同入撰例。復命特進崔季舒等續入待詔。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前濟州長史李翥等，竝入館待詔。御覽成後，撰錄之人亦有不得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畧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論其才性，入館諸賢，強半不逮之也。自邢子才以還，或身終魏朝，已入前史，或名位旣重，自有列傳，或附其家世，或名存後書，輒畧而不載。今綴序祖鴻勳等，列於文苑。

焉

祖鴻勳，范陽人，為州主簿。魏臨淮王彧薦鴻勳文學，除奉朝請。鴻勳不謝，彧喜曰：「吾得其人矣。」城陽王徽奏鴻勳為司徒參軍，鴻勳至，徽曰：「吾聞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為謝恩。」轉廷尉正，去官歸鄉里。高祖徵至并州，作晉祠記，除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卒，官李廣，范陽人，為侍御史，顯祖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為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嘗欲早朝，未明假寐，忽驚覺，謂其妻云：「吾向似睡，見一人出吾身中，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恍惚不樂，數日遇疾，積年不起卒。

樊遜，字孝謙，猗氏人，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少從學，其兄仲以造羶為業，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為人弟，獨受安逸，能不愧於心乎？」欲同作業，母馮氏曰：「汝欲謹小行，忽上進耶？」遜遂專心典籍，與遼東李廣、渤海封孝琰為僕射，崔暹客暹大會賓客，大司馬襄城王元旭在坐，言欲命府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為王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耶？」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梁州舉遜為秀才，制詔問升中紀號，遜對曰：「臣聞巡獄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

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風雨之災漢武奢淫有
奉軍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劍賜
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
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煩紙墨袁淮
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茲爲昌
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苞茅絕貢我太祖收
寶鷄之瑞握鳳皇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
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旣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
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畧馬
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

吞巴蜀而歸嶠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
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傳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
關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
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銳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駕
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
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宵流况我威靈能無協贊但使彼
之百姓一觀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之
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
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欲按明堂之
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烈升中告禪臣用有疑又

問求才審官，遜對曰：臣聞雕虎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容相非毀；肥遯之與賓王，翻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耻從衛亂。雖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明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行禪受。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上應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

非奇士。所以畫堂甲觀，修德日新；廟鼎歌鍾，王勳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爲治，何欲不遂？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滕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彊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築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日含弘。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錄。無令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坼而還歛，詩稱多士；易載羣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又問釋道兩教，遜對曰：臣聞天道性命

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詣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籙，三尺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無稽之談。求之如係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樂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旣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沒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比爲不相。又末業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爲燒劫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

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徒，棄家出家，藥王燔軀，波斯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命。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鷲，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愬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始。眷言蓐幸，且勞經畧。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天錫珮，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泐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

又問刑罰寬猛，遂對曰：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挂壁，有善而莫遵，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蒼，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屍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關周禮，伏惟陛下，昧爽坐朝，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黃旗紫蓋，已絕東南，白馬素車，將降軹道，若復峻典，漢文臣實未悟，何則？人

肖天地，俱稟陰陽，安則順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臯陶，不仁自遠，但今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爲郡守，科簡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倉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寃囚，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既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內，皆蹈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尚書擢第，以遂爲第一，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遂與冀州秀才高乾、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共刊定秘府書籍，時紕繆者多，遂議曰：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

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讐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卽欲刑定必籍衆本太常卿邢邵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竝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秘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始無遺闕陸操伏渾卒楊愔使遜代已作書以告晉陽朝士令魏收潤色之收不能改一字八年減東西二省官更定選員不過三百參者二三千人楊愔言於衆曰後生清俊莫過盧思道文章成就莫過樊孝謙儿

案斷割莫過崔成之遂以思道長兼員外郎二人竝員外將軍天統元年加員外郎行遇轎車頰眉下泪指方相曰何日煩君一到數日卒

荀士遜廣平人好學有思理世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曾有事入奏值世祖在庭因左右傳通傳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歡笑後主卽位遷中書侍郎號爲稱職齊滅年卒顏之推字介珉邪人祖見遠齊御史治書齊和帝暴崩見遠慟哭而絕父協遂不仕進梁湘東王繹引爲記室參軍協不得已應命之推博洽羣書復爲參軍好飲酒任縱不修邊幅

釋遣世子方諸鎮郢州以之推掌管記侯景陷郢州欲殺之
行臺郎中王則救之獲免景平還江陵釋自立以之推爲散
騎侍郎後爲周軍所破大將軍李顯重之送往弘農掌其兄
平陽王慶遠書幹值河水暴長之推具船經砥柱之險將妻
子來奔顯祖悅之除奉朝請內館侍從從至天池授中書舍
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示之之推于營外飲酒孝信以
狀聞顯祖曰且停由是遂寢河清末除司徒錄事參軍之推
有才辨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爲祖珽所重遷通直散騎常侍
領中書舍人帝有取索恆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
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處

事勤敏號爲稱職帝甚加恩遇爲勳要所嫉欲害之崔季
等入諫之推取急還不連署亦被喚入及勘無之推名方得
免禍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之之推因宦者
鄧長顓進奔陳之策募吳士千人以爲左右取青徐路投陳
國帝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那肱等不願入陳云吳士難
信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之地若不可保徐浮
海南度以之推爲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爲御史上
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甚見禮重尋卒有文三十三卷
家訓二十篇行於世嘗撰觀我生賦其末有曰予一生而三
化備荼苦而蓼辛嗟宇宙之遼曠愧無所以容身遠絕聖而

棄智妄鎖義以羈仁。舉世溺而欲拯。王道鬱以求申。既銜石以填海。終荷戟而入秦。向使潛於草茅之下。甘爲畎畝之人。委朱紱而樂賤。辭白璧以安貧。堯舜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以汙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茲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嘆鳳而泣麟。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不忘本也。之推集思魯爲序。

荀仲舉。潁川人。仕梁。爲南沙令。從蕭淵明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粲甚禮之。與粲劇飲。齧粲指至骨。顯祖杖仲舉一百。或問其故。荅云。我那知許。正疑是塵尾耳。爲義寧太守。

塵尾亦豈
曰齧者

蕭愨。字祖仁。梁上黃侯曄之子。天保中入國。官太子洗馬。工於詩詠。曾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爲知音所賞。

循吏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爲大丞相府屬。周文據雍州。高祖使華原入關說之。周文謂華原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明公叢爾關右。便自隔絕。華原銜旨相喻。明公不思改圖。轉禍爲福。乃欲相脅。有死而已。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高祖以華原久不返。每嘆息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封新城公。除兗州刺史。人懷感附。盜寇寢息。州

獄有繫囚千餘人，華原料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數十人。華原悉遣歸家，期五日還獄。依期畢，至州境數有猛虎為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駁食之，咸以化感所致。卒贈司空。

宋世良，字元友，并族子也。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情。魏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河州刺史梁景獻抱罕羌首，恃遠不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受其贈遺，為送表賀。正世良竝奏科其罪。帝謂長孫永業曰：「宋郎中實有家風，甚可重也。」拜清河太守。陽平郡移捕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唯送

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明大服。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時人為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櫓生桃樹，蓬蒿皆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謂之神門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攀援涕泣。有老人丁金剛曰：「金剛年九十，記三十五郡主府君善政。其清徹底，今失賢主人，何以濟。」為東郡太守，卒贈信州刺史。弟世軌，天保初拜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

徒黨千七百人，廷尉崔昂以之爲反，數年不斷。世軌判爲劫，唯殺魁首餘悉舍之。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稱寺中二絕。」及卒，諸繫囚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贈光州刺史，謚曰平族子欽道，中山太守，好察細事。州府佐吏使人間者，先酬錢，然後敢食。時稱嚴整，遷侍中，與楊愔同死，贈吏部尚書。孟業，字敬業，鉅鹿人，定州刺史，彭城王元韶神武之壻也。除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仁之入爲中書令，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執業手曰：「我去，君失

援，恐不自保全，願君勉之。」業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厚相償。業固辭，韶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爲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患無方便耳。今喚酬值，恐損聲名，仁之爲西兗州，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後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兗如此，欽歎。荅曰：「業唯自修，無他長也。」司州牧清河王岳召爲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之，笑而不言。後謂業曰：「卿斷決之明，有過軀貌之用。」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麥一莖五穗，嘉禾一莖九穗。武平九年，爲大中大夫，加衛將軍卒。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人爲京畿司馬族弟暹當時寵要爲伯謙舊寮非吉凶未嘗造請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公田肥沃伯謙易之以給貧民鞭用熟皮爲之示辱而已有朝貴過郡境問太守政治何如對曰府君恩化自古所無因誦民歌曰府君政莫之先退良田易皮鞭布威德人無冤客曰旣稱恩化何復布威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及徵入百姓號泣遮道除南鉅鹿太守民有爭訟其貧弱者曰我自有白鬚公不慮不決拜銀青光祿大夫卒族子叔瓚性好直言其妻昭信皇后姊也文宣擢爲魏尹丞屬蝗蟲爲災帝以問叔瓚對曰案漢書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作厲當今外築長城

丙興三臺改致此災帝大怒令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汁沃其頭曳以出廢頓久之爲平陽太守卒贈本州刺史蘇瓊字珍之武強人父備魏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之署爲參軍文襄引爲刑獄參軍并州有強盜參軍張龍推其事賊徒已拷服唯不獲盜贓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贓驗文襄語妄引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瓊至姦盜止息零陵縣人魏雙成在處與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瓊一問知賓非盜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

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荅密遣私訪別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付府君鄰郡富家將財物寄界內以避盜繹幕縣富人成氏爲賊攻急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祇賊劉黑狗構結徒侶瓊所部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郡中舊賊百餘人瓊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卽知性清慎不發私書濟州沙門統道研資產巨富在郡出息常携郟縣爲徵及來謁瓊知其意每見談問玄理研無由啓口弟了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問何由得論地上事遂焚券郡人趙穎爲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得新瓜一雙自來送瓊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剖人聞瓊受趙

尚亦通

穎餉瓜競貢新果至門知瓜猶在相顧而去有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瓊召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於心何如因下淚衆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求出後遂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覲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郡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儉而衷禮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兵賦次第竝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他郡遣人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絕食者千餘家瓊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以給饑者綱紀白瓊曰雖矜饑民恐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而活千室何所怨乎在郡六年民庶無一人

經州相訟政爲諸郡之最。裴獻伯爲濟州刺史，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爲樂陵郡，過濟州，獻伯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獻伯。云得民譽者，非至公。延祐曰：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有敕州舉清節，獻伯竟以瓊應舉。遷三公郎中，前後告謀反者，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曰：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昂慙。京師爲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賜爵安定男。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鄰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瓊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汝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贖處所，遣人收掩。

悉獲，實驗道俗，嘆服。遷大理卿，齊亡，仕周，爲博陵太守。路去病，平陽人，爲成安令。京城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艱，綱維不立，功臣內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荅，勢要之徒，下至厮養，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治術去病，爲稱首。房豹，翼之子也，爲慕容紹宗主簿。紹宗自云有水厄，乃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與以厭當之。豹曰：夫有命在天，豈人能爲？公若實有災厄，非禳辟所能却。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方乃乘船入水，以厭災咎，豈如岸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爲復爾。

耳後紹宗竟遇溺遷樂陵太守風教修理郡瀕海水味鹹苦
豹鑿井遂得甘泉豹罷歸後井味復鹹齊滅還鄉頻徵固辭
終於家

酷吏

宋遊道廣平人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道
魏孝莊卽位除左兵中軍尚書令臨淮王彧挾私譴責之遊
道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瞋不謝王理卽日上書曰徐州刺
史元孚表云僞梁廣發士卒圍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
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
自防遂納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

令司馬子如奏駁尚書違失

子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

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

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案孚

下皆側目高隆之與左僕射

便請放還進退爲身無憂國之

等爲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

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

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爲

射世隆已下百餘人竝皆聞見

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

貴賤比自元顥入洛王不能

襄聞其與隆之相抗謂楊愔

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

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

冠冕百僚乃欲爲私害政爲臣

之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以爲

元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

子昇於獄餓死之棄屍路隅

心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

剛則不惡
惡則不剛

人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

至郎後除司州中從事將還鄴

除御史中尉王道習參御史

下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

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收遊道

而不作此聲也亦太癡神武自

此公命所著不可輒脫文襄

耶嘗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

與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鉅

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

歸家徑之府理事卒謚曰貞

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

嚴酷犯罪者皆欲致之極法

吳懷畏慮啓以為中尉文襄請

貞貪暴遊道案之文襄以子

為尚書左丞謂暹遊道曰卿一

陳元康為其內助密啓云子

八下肅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咸

襄遂撲殺子貞兗州人為遊

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

游道人酷吏乃謚惠

漢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

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

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襄城王旭上奏局內降人左澤

意合科其罪彧召臣於都堂大將軍判聽宋遊道發怒曰行

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

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罪據律處死朝士皆為之懼文

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篡賊曰此大剛惡人惜曰譬之畜犬

討趣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將來無復吠犬詔除名文襄謂

此言或怒更甚臣既不佞于司徒左長史文襄繫黃門郎温

嘉勞之彧亦奏臣忝冠百春遊道收葬之文襄曰卿真重義

此言那得
不怒

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是也人代卿怖是不知吾心也
會霖雨行旅擁河橋遊道選限外投狀遊道與道習有舊
聲也固大癡遊道曰何時付獄吏欲為脫枷遊道不肯曰
太原來朝見之曰此宋遊聞而免之天保元年兼太府卿
別駕神武饗朝士舉觴屬萬計姦吏反誣之下獄尋出不
卿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惠遊道性剛直疾惡如讐問獄
知朝貴中有憎卿者但用彈糾好察陰私兖州刺史李子
以崔暹為御史中尉以遊貞預建義勲意將含忍遊道疑
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貞元康交遊恐其別有請屬文
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道生立祠肖像題曰忠清君遊

道一日勅吉寧等五人同死有喜色朝士甚鄙之然篤
重然諾時人語曰遊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貌何
謂醜者必無情遊道常會客李構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宜迎
接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大怒構
謝之豁然如舊遊道死後構為定州長史遊道第三子士遜
為博陵王管記與典籤誣構構於禁所祭遊道而訴之士遜
晝臥夢遊道怒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
直之士士遜旬日而卒遊道每戒其子曰吾執法大剛數遭
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子士素黃門侍郎士約尚
書左丞

史綱 卷一百五十一
畢義雲，衆敬曾孫也。爲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文襄作相，以爲稱職，令普勾僞官。義雲以車幅考掠，所獲甚多。大起怨謗，司州吏訟其減截，并改換文書。文襄以義雲奉公取怨，竝無所問，拘吏斬之。因此銳情訊鞫，威名日盛。文宣受禪，除治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勳親。遷御史中丞，繩劾更切，頻被怨訟。與高元海、淡相依附。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彥至鄴，武成猶疑惑。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除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卽本州也。軒昂得意，遂望銓衡。逆許引接，言離別非久。州先有饒吹，按部行遊，兩部竝用。除七兵尚書，闈門穢雜。與左丞宋遊道因事忿競。遊道廷

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爲汝。」義雲不能答，酷暴殘忍，非人理所及。居家尤甚。子姓僕隸瘡痍徧體。孽子善昭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姦通，撈掠無數。首著籠頭，繫之庭樹，食以芻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得遺刀於庭。善昭所佩也。善昭聞難，奔哭。家人以佩刀示之，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武成命舍人蘭子暢推之。義雲新納少室盧氏，有色貌。子暢疑盧氏姦人所爲，將加拷掠。盧氏具列之，乃收捕善昭，繫臨漳獄，將斬之。邢邵言：「此乃大逆。」義雲貴臣，不可宣揚，乃斬之於獄，棄尸漳水。

外戚

胡長仁安定人武成皇后之兄也歷位尚書令武成崩預參朝政封隴東郡王左丞鄜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既繁簿案堆積令史諮都坐者日有百數孝裕每屏人私話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往公事停斷時人號爲三佞長仁私遊不密處處追尋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除孝裕爲章武郡守元亮淮南郡守仁惠幽州長史孝裕說長仁曰王陽臥疾士開必來因而殺之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徙孝裕爲北營州建德郡守長仁每求爲領軍將相文武以主上富於春秋母后家不可專政抑而不許出爲齊州刺史辭於昭陽

列仗引見長仁無所言唯涕泣橫流到任啓求暫歸所司不爲奏長仁怨憤謀令李楷墻刺士開其弟長咸告之士開密與祖珽議珽引漢文帝殺薄昭爲故事於是敕遣張固馳驛詣齊州責長仁謀害宰輔賜死長仁好歌舞飲酒數斗不亂自至齊州每進酒後必長嘆歔歔流涕不自勝後後主納長仁女爲后長仁子君璧等竝賜爵合門貴盛后廢稍稍退黜焉長仁從兄長粲爲黃門侍郎後主踐祚敕長粲與黃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世祖崩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彥深和士開高文遙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爲八貴後定遠文遙被出唐邕專典外兵連猛

那肱別總武任長粲常在左右宣詔令後主富於春秋庶事皆委長粲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長仁欲入處機要之地執政不許疑長粲之謀大以爲恨言於太后發其陰私出之後主不得已除趙州刺史及辭長粲流涕後主亦憫然至州卒

方伎

由吾道榮瑯琊人少爲道士聞晉陽人某明法術往尋之是人爲人家傭力無識之者久乃訪得其人符水禁呪陰陽曆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悉以授道榮歲餘謂道榮云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

水及至汾河遇水暴長橋壞是人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河流便絕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如此法道榮所不得也道榮隱於瑯琊山辟穀餌松木茯苓修長生之秘善洞視蕭軌敗於江南道榮言之如目見其後從役得歸者勘問敗時形勢與道榮所說符同文宣召往晉陽道榮恒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有猛虎去馬止十餘步從人驚怖將走道榮隨以杖畫地成火坑猛虎遽走道榮至文宣見之甚悅後歸鄉里隋開皇初備禮徵辟授諫議大夫沐陽公從晉王平陳還辭歸卒又有張遠遊文宣令與諸術士合九

轉金丹及成帝置之玉匣云我貪世間作樂不能即上天待臨死時取服臨死時何不服之忘耶抑不驗也

春在軍中
何必質子

王春安邑人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神武引為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將士皆懼神武將退軍春叩馬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春縛其子為質云不勝請斬之俄而賊大敗後征討恆令占卜其言多中位東徐州刺史安夷公卒

信都芳河間人每精心研究或墜坑坎常語人云算之玄妙精微我每沉思不聞雷霆之聲為魏安豐王延明所知延明家有群書欲抄集古今樂事為樂書又聚渾天欵噐地動銅

烏漏刻候風諸巧車圖書為噐準令芳撰之會延明南奔芳

乃自撰注復撰史宗仍注之又注重差勾股合數十卷後隱

於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保樂弟紹宗薦之

神武為館客授田曹參軍紹宗給以騾馬不肯乘騎夜遣侍

婢試之芳忿呼毆擊猶介自守無求於物丞相倉曹祖珽謂

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

芳留意十數日報珽云吾得之矣然須河內葭葶灰後得灰

用其術應節便飛餘灰不動也非時所重竟不行此法遂絕

嘗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覆仰雖

殊大歸是一私撰曆書名曰靈憲曆算月有頻大頻小食必

以朔證據甚明，每云何承天亦爲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明陰陽緯候之學。魏末任北平守，顯祖作相，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鳩得之，謹案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之，德政徐之才，竝勸顯祖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都城，諸大臣回諫，將還，賀拔仁云：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顯祖曰：景業不當爲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顯祖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爲君，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仲夏吉辰，御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

事未必

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顯祖大悅。天保初，授散騎侍郎。許遵，高陽人，明易筮，其驗若神。神武引爲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任情疎誕，多所犯忤。神武常容惜之，苦陰之役，謂李業興曰：賊水陣，我爲火陣，水勝火，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爲記室，岳封王，以告遵。遵曰：蜜蜂亦作王。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遵好與生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路。岳未至而喪，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時當死。於是布算滿牀，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文宣

史籍 卷一百五十一
以十月崩，遵以九月死。子暉欲學術數，遵曰：「汝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唯授以婦人產法。豫言男女及產日，無不中。武成時，以此數獲賞焉。芒山之戰，齊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時有綦母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為黃。」神武遂改為赭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有蠕蠕客善算術，在晉陽館庭中，一棗樹，令其布算。客云：「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唯少一子，客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滎陽麴紹亦善占，侯景欲試之，使與郭生卜。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亦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先起。」

煙色青，故知青牛先起，果如紹言。

吳遵世，渤海人，遊京洛，以下筮知名。文襄引為墨曹參軍，從遊東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遇剝，李業興云：「坤上艮下，艮為山，山出雲，故知有雨。」遵世去，坤為地，土制水，故知無雨。須臾雲散，皇建中，武成以丞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起兵，令筮之。遵世云：「不須起動，自有大慶。」俄而遺詔徵武成及卽位，除中書舍人，固辭。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以側室長孫為妃，令遵世筮之。遵世云：「元氏無子，長孫為妃，士開喜於妙中，起叫而舞，後預尉遲迴亂死焉。」何不筮之趙輔和臨漳人，以明易善筮，為神武館客。神武崩於晉陽，葬

有日矣。文襄令文宣擇地，得一所，命筮之。遇革，咸云不吉。輔和少年在衆人之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遂用此地，即義平陵也。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善相人。文宣以帛祿其眼，使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曰：「亦貴，而各私指之。」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為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為反？」玉曰：「公有反骨。」孝昭賜趙郡王十死，不問。王喜曰：「皇甫玉相臣云：當惡死，今復何慮？」帝聞玉為諸王相，心不悅。玉謂其妻曰：「殿

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以啓帝，帝怒。釐召玉，玉每照鏡，自言當兵死。及被召，謂妻曰：「我今去，不回。若得過午時當活。」及至，遂斬之。時正日中，文襄時有吳士雙盲，妙於聲。文襄試之，聞劉桃枝聲，曰：「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為人所使。聞太原公聲，曰：「當為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暹私指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曰：「我家奴猶極貴，况吾身也。」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眇速，非帝王相也。」張子信，河內人，善易卜風角。武衛奚承洛與子信對坐，有鵲

鳴於庭樹，闔而墜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有風從西來，歷此樹，拂堂角，主不善事。今夜有人喚，當以疾辭，雖救亦不可。往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召永洛，且云：敕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果詰朝而難作。

馬嗣明，河內人，少明醫術，爲人診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那邵子大寶患傷寒，嗣明爲之診脈，退告楊情云：那公子傷寒不治，自差然，脈候不出，一年當死。未暮而卒，楊令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粗黃色石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淳醋中，石自成屑，燒至石盡，取石屑，燥乾，搗篩，卽醋。

以塗腫上，無不愈。除通直散騎常侍。

恩倖

和士開，臨漳人，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士開幼而聰慧，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行參軍。武成好握槊，士開善此戲，又能彈胡琵琶，加以傾巧便僻，大見親寵。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相愛重如此。文宣不欲令王與小人相親善，徙之長城。王請之，救追還。武成卽位，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高元海，黃門郎高乾和，御史中丞畢義雲，俱疾。士開將出之，士開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被疎斥，義雲反納貨於士開，除兗州刺史，廣陵

太守敬長瑜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劾之，以貨事士開。士開書屏風，詐爲長瑜所獻，武成大悅。駿表至，遂不問焉。天統元年，加士開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真定伯。遭母憂，帝悲惋，遣武衛將軍侯莒芬詣宅，晝夜扶持，節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齋手敕慰諭云：「朕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思至理，以自開慰。成服後，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開入內，帝親握手，下泣曉諭，然後遣還。駕幸晉陽，給假聽過七日，續發，并弟四人竝起復本官。四年，遷尚書右僕射。帝患氣疾，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後屬帝氣疾發，又欲飲酒，士開泪下，歔歔不能言。帝曰：「此是卿不言之諫，因不飲酒。」武

可兩

成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與士開相離。或累月不歸，或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卽追，未至之間，連騎催喚，前後賞賜，不可勝計。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說帝云：「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快活卽是一日。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苦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東宮，帝三四日乃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畧無一言。須臾罷入，帝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帝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臨崩握其手曰：「勿負我也。」絕於士開之手。後主以武成顧託，深委任之，又得幸於胡太后，彌見親

太后亦來
得

獻無術所
以取禍

密趙郡王獻與婁定遠元文遙謀出土開引任城馮翊二王
及段韶安吐根共謀屬太后觴朝臣於前殿獻面陳士開舉
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宮掖臣等義
無杜口冒以死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道今日欲欺
孤寡邪但飲酒勿多言獻詞色愈厲安吐根繼進曰不出士
開朝野不定太后曰別日論之王等且散獻等或投冠於地
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至明日獻等復於雲龍門令
文遙入奏之太后不聽段韶使胡長榮傳太后令曰梓宮在
殯事太急速欲王等更思量獻等拜謝太后及後主以告士
開士開曰先帝羣臣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陰大臣皆有覬覦

今若出臣是剪陛下羽翼宜謂獻等云文遙與臣同任事豈
得一去一畱可竝為州且依舊出納待過山陵然後發遣獻
等謂臣真出必心喜太后告獻等如其言以士開為兖州刺
史文遙為西兖州刺史山陵畢獻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二
美女一珠簾及諸寶玩詣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
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聊獻微誠定遠大喜謂士開曰
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
長作刺史今日遠出願得一辭二宮定遠許之由是得入見
士開曰先帝登遐臣媿不能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
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後

珠簾猶是也美人則何如

主太后皆泣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召入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賂以珍寶武平元年封淮陽王錄尚書事初武成常令士開與太后握槩出入臥內遂與太后為亂及是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治書御史王子宣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千秋門外不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為領軍性好內多早下縱當直必須還宅晚始來門禁宿衛畧不在意及旦士開早參伏連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宣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

軍士防送禁於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斬之簿錄其家口先是童謠云和士開當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帝哀悼不視事數日追憶不已贈士開右丞相太宰司徒錄尚書事士開自天統以後威權轉盛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附會甚者為其假子有一士人謁士開值士開患疾醫云王傷寒極重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請為王先嘗之一舉便盡士開為之強服遂得汗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即令諷諭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云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父超以謀叛伏法母陸令萱配入掖

佞媚人以
為母者多
矣媚人以
為女甚奇

庭提婆為奴，後主在襁褓中，令萱鞠養之，謂之乾阿孀。呼姊為太后所昵愛，令萱姦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義子。天統初，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嬉戲醜褻，無所不為。寵任尊隆，不知紀極，遂至錄尚書，封城陽王。令萱佞媚穆昭儀，養之為女，是以提婆改姓穆氏。及穆后立，令萱稱曰太姬，此齊朝皇后母氏之位號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以來，令萱母子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有臯太姬於帝前，罵之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

謂提婆也。斛律皇后廢，太后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乃卑詞厚禮，以求令萱。令萱以胡氏寵幸，方隆不得已，白後主立之。然意在穆昭儀，每謂後主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以穆氏有子也？」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間，乃行厭蠱之術。胡后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恆。後主漸惡之，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別造寶帳，枕席器玩備盡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後主云：「有一聖女出，請大家看之。」及見昭儀，大相媚悅。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尋黜胡氏。以穆氏為正嫡，引祖珽為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為也。自外殺生與

史紀 卷一百五十一
奪不可盡言。提婆雖庸品，廝濫而性和善，不甚傷物，未嘗毒害世人。耽聲色，極奢侈，晚朝早退，全不以公事關懷。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氏諸王，因此見害。

高阿那肱善無人，天寧初，除武衛將軍。那肱工騎射，便辟善事人，諂悅和士開，每為之言，彌見親待。後主即位，封淮陽王，除并省尚書令。武成令在東宮侍衛，後主大被寵遇，士開死後，後主謂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錄尚書事，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郎中源師嘗諮肱云：龍見當雩，肱驚

喜，問師云：何處龍見？作何物顏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真龍見也。肱云：漢兒強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嘆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矣，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遷司徒、右丞相，周師逼平陽，時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至。那肱云：大家正作樂，何急奏聞？向暮使至，云平陽已陷，賊方至，乃奏知。明早即欲引軍，淑妃請更合圍，所以彌致遲緩。及赴晉州，命那肱率前軍先進，後主至平陽城下，謂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火頭，三分除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皇帝時？不如勿戰，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

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縣軍遠來我何
爲守塹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漸進使內參讓那肱曰爾
富貴惜性命耶後主與穆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
曰大家去大家去帝與淑妃奔高梁開府奚長樂諫曰半進
半退戰之常事今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
動人情驚亂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曰軍尋收回
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
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難信帝遂北馳軍士雷相告
那肱私遣人招引西軍後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云
此人妄語事遂寢還至晉陽那肱腹心人馬子平告那肱謀

那肱謀萬

反又以為妄斬之帝狼狽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闍寺數
十騎從行後主走度河令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覬候周
軍那肱每奏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須南行及周軍
至關那肱遂降時人皆云那肱表欵周武必生致齊主故不
報兵至使後主被擒那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隆州刺
史大象末在蜀從王謙起兵誅死初天保中文宣自晉陽還
鄴愚僧禿師於路中大叫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你國
時蠕蠕主阿那瓌在塞北強盛帝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高
阿那肱遂亡齊云雖名肱世人皆稱爲瓌斯固亡秦者胡蓋
縣定於窈冥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後主居東宮年尚幼武成簡都督三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數喚共戲及卽位除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祖珽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云強弓長稍容相推謝軍國謀筭何由得爭鳳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後主將誅斛律光鳳固執不從祖珽因讒之後主數日不與語後乃復舊封昌黎王領軍大將軍子寶行尚公主賜甲第一區公主生男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每旦早參先喚入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急速者皆附奏軍國要密無不經手東西巡幸遊戲射獵皆在御傍每賜與動至千萬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國害政日

滋月甚壽陽陷沒報至鳳與穆提婆握槩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帝使於黎陽臨河築戍曰急時且守此鳳作龜茲曲云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爲鳳帶刀走馬未曾安行瞋目張拳勢欲啖人二子寶行寶信弟萬歲竝開府儀同寶信復尚公主駕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氏段孝言從姨也奏遣孝言監造晉陽宮陳德信馳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匠自營宅及爲鳳穆提婆造第德信以聞及幸晉陽鳳以官馬與他人乘騎上因此發怒與提婆竝除名亦不露其罪命毀其宅公主離婚後主晉陽走還詔復官爵從走度河到青州爲周軍所獲鳳忌嫉人士朝夕譙私唯相譖訴崔

何不

季銘等死，皆鳳所爲也。意色嚴厲，未嘗與人相接。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叱詈。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廝養末品，亦容下之。仕隋爲隴州刺史，卒。後主左右有開府薛榮宗，自云能使鬼。及周軍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榮宗問舍人行恭是誰家，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云：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靴，捶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羣妄多類此。

史緯卷一百五十一終

